

如皋颐园说健庵

◎王振羽

曾多次到如皋这座滨海临江的江北古城,每次到小城来,必去水绘园、定慧寺,还会在如皋师范门口徘徊。在德阳路与中山路漫步,就会想起吴梅村当年多次致信冒辟疆,以不少琐事麻烦冒公子,更会想起钱牧斋、柳如是仗义豪爽雇船陪嫁,让董小宛过江而来与冒公子成就一段爱情佳话,而夏坚勇曾有一长篇散文《小城故事》写尽董小宛的凄苦可怜人生短暂,《影梅庵忆语》的愁肠百结,还有黄蓓佳大姐小说《童眸》中的“仁字巷”,脑海中还会回荡起邓丽君的名曲《小城故事多》。当时,并不知道如皋还有一座如此现代的园林,名唤颐园,就在东皋古城河望月桥东。颐园?有颐和园之意?颐养天年,意指如皋是长寿之乡宜居之城?表弟刘江对我说,此园新建,时在2006年,它与沙元炳这一家族有关。据说大致是沙元炳先人沙跃其于清初在此地构建此园,后沙绳正、沙元桀、沙元炳等追怀先祖,仿其旧制,如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一般,重建斯园,风流宛在。

说到沙元炳,世人多比较陌生,曾任如皋师范学校校长的评论家汪政也是偶尔提及,我曾有一小文章《汪校长的随笔》说他与晓华当年的评论文章,而创办如皋师范学校者就是沙元炳,他也可以说是如皋师范学校实际上的首任校长。晚清政局,一言难尽。出身于如皋世家的沙元炳,其家境要好过大他11岁的张謇,他也不必有“冒籍”所带来的烦恼,基本上是一路顺遂,与张謇在甲午年恩科即1894年成为同科进士,当然,张謇是状元,名气自然更大。张謇返乡创办实业,状元办厂,轰动一时,但他仍旧行走在政界与商界之间,费尽心力。沙元炳返乡之后,呼应张謇在江淮平原的江尾海滨顺应世界潮流投身兴办实业的壮举,桴鼓相应,极力配合,彼此默契,成就一桩佳话。说不上亦步亦趋,但堪称高山流水遇知音,沙元炳与张謇相互合作亲密无间,张謇多称他“健公同岁”,而沙元炳对张謇也是坦荡无碍尊重有加。沙元炳规划如皋小城,理念超前。他兴修水利、畅通河道,为乡梓治理殚精竭虑。

沙元炳精通医术,创办医院,推进如皋医疗事业。他还多次前往南通为沈寿诊医问药,不遗余力。沙元炳在张謇七十大寿之时揄扬季直先生,由衷之言,令人如坐春风;沙元炳六十寿辰,状元张謇也是真情款款,与这一

同乡同年无话不谈,纵论人生。张謇辞世不久,沙元炳也溘然长逝。两位一代人杰在江淮平原开拓进取、精诚合作、泽被后人留下话题种种,让后人追怀不已,遐思悠悠。

斯人远去,沙元炳墓庐青草离离,而他在如城的踪迹何在?据民国《如皋县志》载:“颐园,在沙家河塘之东北隅,为沙跃其颐养其父之别业。一径纤徐,风台水榭,清初名流多觞咏其间。”据沙家后人追忆,沙氏一门“迁居城内西北沙家河塘”为“沙氏之兴”,“实始于康熙年间”。江风海雨,物换星移,步入晚清,颐园已经荡然无存。沙元炳曾回忆说:“自读书知人事,每闻家大人称述先祖遗行,问当日颐园所在,则半为仓舍,半没于僧寺矣!”沙元炳的堂叔沙绳正在河塘西岸修建一园,亦称颐园。沙绳正长子沙元桀又将沙绳正所建颐园扩展,增建西式楼房,改建园门。而沙元炳则在河塘东岸沙氏旧宅筑建志颐堂。日军侵占如城后,沙元炳宅第以及志颐堂、沙元桀的颐园等,惨遭劫难,逐渐荒芜,令人唏嘘。

进入21世纪之后,有人提议在当今熙园,如城沙家河塘东侧修建圆仁纪念堂,以纪念唐文宗开成三年自东瀛渡海来李唐王朝求法途经如皋的日本僧人圆仁。还有人考索,共产党人王若飞也曾经来过如皋,于沙元炳旧居之百花亭留下过踪迹。有关方面最终决定,在沙家河塘东侧修建百花广场,复建颐园,同时在此修建圆仁纪念堂。这一园林景观命名,究竟是叫“沙家花园”为好?还是称之为颐志堂妥当?最终还是认为“颐园”这一名称内涵丰富,比较恰当。

步入颐园,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沙元炳先生塑像,他手执书卷,目光坚毅,凝视远方。沙元炳塑像背后,为一组人物群像,这里有筚路蓝缕、排难解困、发展光大如皋教育的沙元桀,他字士度,是沙元炳的族弟,曾任如皋教育局局长;也有协助沙元炳创办如皋师范的张藩,他字书屏,是一拔贡,曾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后任内阁中书;还有举人马文忠,另有许树芬、潘树声、姜渭璜、项本源、石重光、何景平等当时的如皋名人。

不仅仅是晚清,官员或短暂丁忧,或致仕返乡,或厌倦官场而挂冠,多如过江之鲫。有的优哉游哉,不问世事。有的潜心学问或吟诗作赋,而有的则选择新路,积极进取,披荆斩棘,开出新路。沙元炳如此,张謇如此,当然还有沈云沛、丁宝铨、许鼎霖、刘国钧等,这是偶然的吗?

健庵,是沙元炳的字,他号毁翁、毁髯。

心窗
片羽



秋叶如火

◎丁传彬

人闲桂花落

◎余慧

“满觉陇的桂花开了,来桂花树下喝茶吧。”友人一声召唤,便将我拉到了杭州郊外满觉陇的桂花树下。

在簌簌落下的桂花雨中,泡一壶茶,闻桂子香,偷半日闲,实为人生的小确幸。

“满陇桂雨落纷飞,满城尽是桂花香。”满觉陇,位于杭州西湖以南,满觉意为“圆满的觉悟”。满觉陇因桂花而闻名,每年秋天,桂花盛开,香满空山,落英如雨,故有“满陇桂雨”的美誉。

友人先行一步到了满觉陇山下村子里,我们骑车从灵隐寺出发,与她汇合,全程有5公里多,途中有上坡路,蹬得很吃力,但时值旅游旺季,汽车出行还不如骑车来得方便和快捷。

杭州的文明程度很高,交通很便捷,城市绿化也做得很好,路两边绿树成荫,桂花树成了这个秋天的主角。穿行在绿树和桂香中,神清气爽,骑行的疲乏变成了乐趣。

行近满觉陇,阵阵桂花香更是绵延而来,若远若近,不过于浓郁,又不离不弃。像一位美丽而自持的女子,落落大方,淡淡地洒落着芬芳,不取悦任何人。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是李清照的词,个人以为是对桂花最好的写照。

山谷内的满觉陇自然村落,白墙黑瓦的建筑隐

匿于浓密的树林中,远远望去,颇有“隐居山林”的感觉。步行下满觉陇,沿途是一排排的农家小院,门口都栽有几棵桂花树,桂花树下撑一把遮阳伞,放几张桌椅板凳,店面招牌上写着特色菜品。沿街摆放着各种手作桂花制品,桂花糖、桂花蜜、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茶……这个季节,这里是桂花的世界,桂花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看这些桂花制品,都很精致,桂花被打理得干干净净,那小巧的玻璃瓶子里,米粒般大小的桂花,金灿灿的,保留了桂花色香味,没有暴殄天物。那浸泡在蜜或酒里的桂花们,更是像精灵一样,仿佛有了第二次生命。桂花虽落,但芬芳持久。

我们在一家名为老桂树的小店坐下,西湖醋鱼、龙井虾仁、西湖莼菜、竹笋山珍,当然也少不了甜甜糯糯的桂花藕。坐在老桂树下,阳光收敛了耀眼的光芒,渐渐变得柔和起来,透过树荫,斑驳细碎的光影落在桌子上、落在身上,也落在眼睛里、茶杯里。一阵风吹来,桂子云中飘,就这样在桂花的香气里,悠闲、放松、慵懒着。

天气格外好,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没有一丝杂质,绿树金桂,香远益清。我们移步前往位于半山腰的对白茶室,对白茶室很有文艺气息,装饰清简,干净简洁的线条,宽敞明亮的空间,让人身心舒展。茶室外栽有很多棵桂花树,找一个靠窗的位

子坐着,推开窗,伸手可以触摸到桂花树,轻轻一碰,盛开的桂花便像细碎的金子般扑簌扑簌地落下,香气也悠然而至。茶室里的人不少,但并不喧嚣,面目清秀的服务员行走时都是轻轻的,声调轻轻的,也会提醒客人们小声说话。

桂香、茶香,令人心醉。秋天的满觉陇,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甜香,处处因花香而灵动。桂花树下,几张木质桌椅旁,闲散地坐着,眯缝着眼睛,打个盹儿,风轻轻吹过,桂花落在了睫毛上,就连梦都是香的。

安静的林间,听得见叶子落下的声音,像是树叶对夏天的告别。机灵的小松鼠躲在树丛里,拿圆溜溜的小眼睛望着你,一点不怯生,倒是我们觉得不好意思,怕是打扰了它的清静。

朋友说,满觉陇的桂花已经开过一次,但没有持续多久。现在还不是桂花开得最好的时候,要等天再凉一点,桂花会开得更好。

年少时读郁达夫的《迟桂花》,写的就是满觉陇的桂花,桂香阵阵里,仿佛听见主人公莲那清脆的声音:“桂花吗?这茶叶里的还是第一次开的早桂,现在开的迟桂花,才有味哩!因为开得迟,所以日子也经得久。”郁达夫小说里自始至终氤氲着桂花香,寓意迟来的爱情犹如迟桂花一样馥郁芬芳,浓烈而持久。迟桂花同样代表着一种沉着自得的淡漠心态,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种张弛有度的人生。

秋日清凉,桂香幽幽。听,那山中桂雨簌簌,好一个人闲桂花落。

玉兰
一瓣